

牧区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改天换地，当地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身份地位及价值观的沧桑巨变，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设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与价值追求。

在一个追求物质利益的时代，杨志军认为缺少的恰恰是精神，缺失的是做人的标准。他说：“首先，这是精神追求。文学并不是说大家需要什么，我就去写什么。这是次要的问题。大家都去追求金钱，那么你是不是也去追求金钱？不是这个时代泛滥什么，我就去写小说，而是这个时代缺少什么，我去写什么。这才是文学的追求。”

他希望用《雪山大地》这样一部小说，重新举起精神的大旗，为他的父辈立传，也是为当今时代的人们树立一种榜样，一种精神的高度。

我在这
里度过了童
年、少年和
青年时代，
青海是我的
根。

下图：杨志军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品《雪山大地》。

年，在《青海日报》我也呆了有十几年。

这么多年的生活，我对青海特别有感情。这是我的故乡。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青海是我的根。我对土地的依附，对生命的依附，对肉体的依附，亲情、朋友、单位……它对你的塑造，你对它的依赖，共同成为了今天的我。

后来我开始写作，更加注重故乡对我的影响，也在更加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感情，培养对它的发现。

《新民周刊》：最初开始创作的作品是对当地环境的忧虑和思考？

杨志军：是的。当时文学界都在反思历史，流行的是“伤痕文学”，但我关注的却是生态。我应该是我们国内比较早开始写生态小说的。当时很少有人关心生态。我当记者，对当地比较了解，也喜欢在草原上跑。

牧区唯一的科学家是兽医站的畜牧兽医，他们是牧区比较常见的

科技工作者。他们跟我说，这种草原原来在什么地方，这种草现在越来越少了。很直观地，我可以看到草原上沙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

有一次，我到道班采访的时候，和藏族工人一起喝酒，就看到门外有一片草原。可是第二天我醒来，惊奇地发现，这片草原不见了，变成了一块沙包。

我想，是不是我昨天记错了？不会啊，我又没喝醉，怎么可能记错呢？

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沙包是飞来的。沙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点点蚕食，起风了以后，沙包上的沙子被风吹到天上，然后降落到一个地方，形成另一个沙包，并且向外蔓延。速度非常快，这种情况是特别可怕的。

所以我当时对青海湖周边的环境非常忧虑，我当时写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就是写生态的忧虑。

《新民周刊》：《海昨天退去》当年获得全国文学新人奖，这是你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吗？

杨志军：对，当时《文汇报》举办了一个全国文学奖，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各选一个作家作品获奖，我的小长篇《海昨天退去》就获奖了，对我当时的写作是很大的鼓励。

《新民周刊》：有人称你是“荒原作家”，你是否认同这种称谓？

杨志军：我当时出小说集的时候，有人就说，你怎么写的都是荒原故事。我写的小说，99% 都跟荒原有关。

这虽然是出版社给我贴的标签，我也认同这种称谓，我的写作关注的，确实是荒原上发生的人与事。

专写荒原的作家

《新民周刊》：40岁之前，都在青海生活，1976年，你到《青海日报》当记者，在草原上骑着马采访、报道，这段生活经历是怎么样的？

杨志军：我的青少年时代在青海，上大学在青海，除了当兵几年在陕西，其它时间都在青海度过。1976年，我到《青海日报》当记者，中间又去上大学，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然后）又回到《青海日报》当记者，一直到1995年去青岛，才离开青海。我在青海40

